

大师 诗选

POETRY OF GREAT POETS

丘特切夫诗全集

(俄国) 丘特切夫 著 朱宪生 译



漓江出版社

大师诗选

POETRY OF GREAT POETS

丘特切夫诗全集

(俄国) 丘特切夫 著 朱宪生 译

漓江

01744P/107

丘特切夫诗全集

〔俄国〕丘特切夫 著

朱宪生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地区税务票证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625 插页 4 字数 411000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5407-2187-1/I·1349

定价: 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费·伊·丘特切夫(1803-1873)

► 诗人的父亲(1801年)



诗人的母亲





丘特切夫第一个妻子(1830年)



丘特切夫第二个妻子(1830年)





俄文版《丘特切夫全集》及部分选集



本书译者在丘特切夫的故乡

俄罗斯心中不会把你遗忘

——《丘特切夫诗全集》译序

对于我国读者而言，俄罗斯诗人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丘特切夫(1803—1873)的姓名也许还是比较陌生的。不过，作为一名杰出的抒情大师，人们也并非完全没有接触过他的作品，如经常在我国荧屏上出现的外国经典名歌《春潮》(由著名俄罗斯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谱曲)便出自他的笔下。

在19世纪俄罗斯诗人中，丘特切夫的诗歌遗产也许是最少的：包括译诗在内，总共不过300多首短诗，连一部长诗也没有，《丘特切夫诗全集》也不过是一本薄薄的书。然而在诗歌王国中，历史老人是不会仅“以数量论英雄的”。还是在1883年，当诗人的全集重又出版时，费特曾写下这两行颇为有名的诗句：

就是这本不大的小书，
分量要胜过浩繁的卷帙。

丘特切夫当年所获得的文学声望和他在现当代产生的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以及在今天(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他以“世界文化名人”的殊荣，便是历史老人公正和严格的明证。

丘特切夫的文学命运是颇为独特的。他自幼对诗歌表现出

浓厚的兴趣，显露出非凡的才华，但似乎未有过要成为诗人的梦想。从青年时代起一直到中年他都作为外交官长年侨居在异国（特别是德国），与俄罗斯诗歌界几乎没有任何直接交往。他写诗只因为要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和对生活、自然的思考，并非刻意去追求诗人的桂冠。是普希金发现了他的天才。据说普希金一次偶然间读到他的一些诗稿，便禁不住自己的“狂喜”，竟把这些稿笺藏在身上达一星期之久，后来便在“寄自德国的诗”的标题下把它们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署名为“费·丘”），引起诗歌界的高度评价。可是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他所居住的德国，人们都不知道他是一位诗人，尽管他的作品已得到他的同胞的赞赏，尽管这时他与德国诗人海涅和哲学家谢林已成为至交。他回到祖国，已过“不惑之年”，经过短暂的沉寂，创作进入高峰时期，在诗坛产生强烈影响。但他似乎不太理会和追求文学的声誉，甚至连他的第一部诗集也是别人编选出版的。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仍和以往一样，写得不多，但一定得是非写不可才写，就这样一直到逝世。

他的诗，也许是因为过于雅致，或者是因为过于深刻，在当年始终未获得更为广泛的读者；但文学巨匠都对他的诗才赞叹不已：涅克拉索夫说他拥有第一流诗人的才华；屠格涅夫说谁不能欣赏丘特切夫的诗就不懂诗；还有那位十分严格和挑剔的列夫·托尔斯泰，竟说出“没有丘特切夫我便不能活”的话来。列宁也十分喜爱丘特切夫，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在他随身所带的有限的书籍中，也总是少不了丘特切夫的诗集。

也许和他最有缘分的还是普希金。且不要说要不是这位“伯乐”的发现，也许他就永远不会出现在俄罗斯诗人的行列中，也许今天我们人类就失去了这样一位杰出的诗人；就是在今天，他的名字仍紧紧地与普希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隆重纪念普希

金逝世 150 周年的日子里，笔者有幸在苏联亲眼目睹到这样的事实：不管是在电视或广播中，还是在报刊或街头纪念画栏上，到处都能听到或看到丘特切夫的这两行诗句：

就像铭记自己的初恋一样，
俄罗斯心中不会把你遗忘！

一百多年以来，纪念普希金的诗篇数以万计，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但今天人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丘特切夫的诗，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

如今，丘特切夫已经走向了世界。他为伟大的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和诗歌进一步赢得了世界性声誉。他的诗，以其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的感情世界的独到而深刻的表现在当代世界读者的心中引起强烈共鸣；他的渗透着哲理的具有某种“超前性”的“诗歌话语”，不再像 19 世纪那样只是被少数读者和文学大师们领悟和欣赏，而在当代世界读者中获得了普遍的理解和认同；他的高超的诗歌艺术和精美的诗歌形式不仅拓宽和深化了当代世界读者对古典诗歌的艺术宝库的发现和认识，而且进一步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养料；此外，他的成功之路，打破了“职业诗人”和“业余诗人”的界限，甚至也打破了“古典”和“现代”的界限，使诗歌的意义更为“归真返璞”，使诗歌这个文学王国的骄子走近了普通的人们，从而使诗歌获得了更为普遍的意义。

丘特切夫是一个远离俄罗斯政治旋涡的诗人，但他又绝非是一个没有自己政治观点和思想见解的诗人。一般说来，作为一个诗人，他无意用自己的作品来表露自己的政治见解；可同样作为一个诗人，他也无法制止自己的某些带有社会倾向性的思想

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如果一定要从思想立场的角度来界定丘特切夫其人,我们大致可以作出这样的评定:他首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的诗歌就是明证;其次是一个斯拉夫主义者,他的某些诗作和一些政论文也是明证。他热爱俄罗斯祖国,对她美好的前途充满希望,对她的苦难的现实又深怀忧虑和不满。但他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又妨碍他正确认识和评价欧洲革命,对改变俄罗斯落后的现状的手段和途径也无明确和正确的主张。不过作为诗人,丘特切夫与作为爱国主义者的丘特切夫是基本一致的,这在他的有关俄罗斯祖国的诗篇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作为诗人,也许是因为与自然和生活的联系的紧密,丘特切夫却是与作为斯拉夫主义者的丘特切夫不无矛盾。屠格涅夫就说过:“他是个斯拉夫主义者,但不是在他的诗中;而那些使他表现为斯拉夫主义者的诗,也都是一些很糟的诗。”此外,他还是一个具有较浓厚的宗教思想的人,这是与他的斯拉夫主义相关联的,而且,他的宗教情绪,较之于他的斯拉夫主义的信条,甚至在他的诗中表现得还要突出一些,这显然是由他的诗人的情怀和气质所决定的。

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一些思想印记较浓的诗作吧,这些作品虽很难称之为所谓“政治抒情诗”,但毕竟也表现了他的一些主要的思想倾向:

不要去谈论什么,不要这样匆匆忙忙,
疯狂在四处寻觅,愚笨坐在审判台上,
白天的创伤夜间用梦去医治,
而那就要到来的明天又会怎样?

活下去,就会感受一切:

忧愁、快乐和恐慌，
怜惜什么？又有什么值得悲伤？
日子一天天过着——得感谢上苍！

《“不要去谈论什么……”》(1850)

作品把当时一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苦闷和无可奈何的心境表现得十分真实，而“白天的创伤夜间用梦去医治”和另一首诗《要沉默》中的“说出来的思想都是虚假的”一样，都是不可多得的佳句，尽管他们给人的是一种寒至心底、凉透背脊的感觉，但从诗歌的表现力的角度看，你不能不承认，在俄罗斯诗歌中是很难找到如此沉重有力的诗句。

1855年，沙皇尼古拉死了，丘特切夫为他写了一首诗：

你没有为上帝也没有为俄罗斯服务过，
你只是为了你自己的虚荣，
你的全部作为，无论是善事还是恶行，
全都是谎言，全都是空虚的幻影，
你不是一个君王，而是一个优伶。

应该说，丘特切夫对沙皇的态度还是很鲜明的，他虽没有正面地抨击和揭露沙皇的种种罪行，但把沙皇比作一个戏子（优伶），其讽刺的力量并不亚于其他形式的揭露。

对于俄罗斯祖国，诗人是满怀深情的，这在不少诗作中都有鲜明的表现，如著名的《“这些穷困的村庄”》(1855)：

这些穷困的村庄，/这贫瘠的自然，/长期忍辱负重的故土，/

你，俄罗斯人民的家园！//异族人骄傲的目光/怎能理解、
怎能发现/在你赤裸的身上，/透露出、闪耀着光焰。//祖国
啊，在你的大地上，/背负着十字架的上帝，/作为一个奴隶
四处走遍，/他祝福你每一寸土地。/

作品的头一节四行诗令人想起后来涅克拉索夫咏叹俄罗斯的诗句，自然，最后四行诗也透露出诗人的宗教情绪，但总体说来，作品仍不失为一首忧愤之作。但我们要注意到，对祖国命运的关注与带有宗教色彩的愿望的交织，恰恰是丘特切夫“思想倾向性”较强的作品的特点，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面前的这位诗人便不是丘特切夫了。

最后还应该指出，丘特切夫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充满矛盾的。青年时代他接触过进步文学运动，还写过《和普希金的〈自由颂〉》的诗篇，赞扬普希金的自由精神。但他后来渐趋保守，既对沙皇的专制政权不满，又认为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是过激行动。这两方面都是他后来接受斯拉夫主义的重要原因。但他又长年在西欧侨居，不可能不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所以，他并非一个完全的斯拉夫派，“他的真正本质是西欧派”（屠格涅夫语）。例如，他与思想激进的海涅交往甚笃，海涅还称他为自己的挚友，这之中不可能没有思想上的共鸣。再如他对启蒙思想十分鲜明的诗人歌德十分尊崇，其中也不可能没有思想上的缘由。但丘特切夫无论是作为表面上的斯拉夫派，还是作为骨子里的西欧派，终究没有（也不可能）走向民主主义派，这是由他的出身、教养和地位所决定的。今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作为一位抒情大师，以他的为数虽不多但几乎都可以称为精品的诗歌遗产记录下的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知识阶层的心理历程，是他的诗歌给我们带来的审美享受，是他的独具一格和不朽

的诗歌艺术。

作为俄罗斯哲理诗歌的代表人物，丘特切夫歌咏的主题是自然和爱情。

丘特切夫描绘大自然的诗是十分出色的。这些作品，有的以形象鲜明引人注目，有的以比喻新奇令人叫绝，有的则以意境真切使人留连，像脍炙人口的《春潮》、《春天的雷雨》、《难怪冬天会怒容满面》、《流沙淹没了膝盖》、《白昼的暑气还没有消退》、《早秋的日子里》等，都是俄罗斯自然诗中的精品。不过，丘特切夫的自然诗更主要的特色，恐怕还在于其中渗透着思想和哲理。

丘特切夫笔下的大自然，不是一个僵死的存在，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大自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它不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模型——/它也有心灵，它也有自由，/它也有语言，它也有爱情……（《“大自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在丘特切夫描绘大自然的诗篇中，充溢着诗人对生活的赞美和热爱。他歌唱过那“滚滚而来的五月的雷雨”，吟诵过夏日宁静的夜晚，描绘过山峦上的皑皑白雪，捕捉过秋日“短暂而美妙的时光”。在《不，大地母亲啊……》一诗中，我们听到了诗人发自心底的倾诉：

不，大地母亲啊，我无法
掩饰我对你的深深的仰慕！
我是你的忠实的儿子，
不渴求那空泛的精神享乐。

但丘特切夫的描写并没有停留在大然的活力和生命上，他在描绘太阳的呼吸、波浪的喧闹和树林的絮语的同时，又深入到这个活生生的大自然之中，去揭示它内部的运动和斗争。在丘特切夫

看来，大自然深处存在着一种能够吞没一切的力量，他在自己的诗中常常把这种力量称为“混沌”或“深渊”。它是神秘的、不可捉摸的，拥有无比的威力。整个外部世界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有限的人，都仿佛是这个“混沌”或“深渊”所泛起的波涛的“拍溅声”。

一方面是对大自然的美妙的活力的赞颂，对生活的热爱；另一方面是对大自然神秘力量的疑惑和恐惧。由此便形成了丘特切夫的大自然交响曲的二部和声。诗人面对着永恒无限的大自然，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大自然——这个斯芬克司，
总爱用自己的考验把人折磨。

由对这个神秘的“斯芬克司”不理解而产生疑惑，又由疑惑产生恐惧。这种恐惧之声常常在诗人咏叹“夜”的作品中流露出来，无怪有人把丘特切夫称为“夜的诗人”：当白昼渐渐暗淡——/黑夜就开始到来。/它来自那命定不幸的世界，/它把那美好锦缎撕下、抛开……/无底的深渊在我们面前/坦露出它的恐怖和黑暗。/而我们和它之间没有任何遮拦——/于是我们就这样害怕夜晚！/（《白昼和黑夜》），在《“神圣的夜从天边升起”》一诗中，诗人再一次描写了这个“深渊”，并在比照中写出了人的“像孤儿一样无家可归”的处境。在《“午夜的大风啊……”》一诗中，更明显地表现出那种担忧和恐惧的心理。诗人面对着午夜的大风呼唤：啊，不要唤醒沉睡的风暴——/要知道它下面蠕动着一片混沌！……不过，在今天看来，丘特切夫当年发出的“大自然——这个斯芬克司”的精辟的警句，包含有对于人类的某种告诫，一百多年以来，诚如诗人断言的，人类在和大自然打交道时确实遭到

大自然这个“斯芬克司”的种种折磨和报复。

由此我们可以见到，丘特切夫对大自然的沉思中渗透着哲理。诗人的思考不仅立足于大自然外在的形象和色彩之上，更主要的是建立在大自然无比强大的内部力量之上。大自然在诗人的笔下神奇化了，同时也神秘化了。它不仅如此美妙动人，而且威力无比，甚至威胁和压迫着人。这种思考中显然有泛神论的影响。在丘特切夫的创作中，特别是在他的早期创作中，诗人对自然的崇尚和赞美之情是十分明显的。他把春天的雷雨喻为女神的笑声和洒泼下来的美酒，把夏日炎热的令人倦怠的正午说成是牧神在打盹，视月亮为辉煌的上帝。问题还不在于诗人总是喜欢把自然现象与神灵相联系，而在于他把自然和神融为一体，以奔放的热情去讴歌自然的神奇和伟力。在1838年创作的《春天》一诗中，诗人以明快的调子描写了春天蓬勃的生机：玫瑰不为过去叹息悲伤，/夜莺到晚上就开始歌唱，/还有阿芙洛拉（即晨曦）芬芳的泪水/从不为过去的日子流淌。/下面，我们听到了诗人充满激情和富于哲理的概括：

生命的欢乐和牺牲如此普在！
来吧，乐观而又自信的生命，
快抛却那感情的欺骗和捉弄，
快投入生气勃勃的大海之中，
让它那轻盈的水流
洗涤饱经忧患的心胸——
既然这世间的每一瞬息，
对所有生命都一样公平！

可是，另一种音调也同时在丘特切夫的诗中响彻着，并且随着时

序的推移，逐渐成为他后期创作的主旋律。这是一种哀惋的悲戚的旋律。在丘特切夫看来，大自然是强大的永恒的，而个人的生命是弱小的短暂的。人的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大自然面前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换句话说，个人在大自然这个上帝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他注定要受到不可抗拒的大自然力量的摆布和捉弄。咏叹这个主题的诗篇很多，不胜枚举。其实，说个人的生命在永恒的大自然面前是短暂的，那原本也是不错的，丘特切夫表现这一主题的诗篇无疑也具有某种真实和真理（顺便说说，与之相差无几的见解也表现在屠格涅夫等作家的创作中）。但问题在于对待生命的态度，在于对于人的创造力的认识。我们在那些直接抒写大自然的诗篇中，譬如在上面提到的那首《春天》中，确也看到诗人对生活 and 生命积极和乐观的态度。但当诗人把个人摆到大自然面前时，那奔放的热烈之声常常被另一种声音代替，这声音是悲凉的，充满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感：

一切都消失殆尽，连痕迹都没有！

有我还是无我——那儿又会需要什么？

——《“伴我多年的兄长”》(1870)

而在写于逝世前两年的诗作《“这里，曾经有过沸腾的生命”》中更是弥漫着一种宿命之音：

大自然一点儿也不知道以往，
它全不察我们那幻影一般的时光，
在它面前，我们模糊地意识到，
我们自己——只是它的幻象。